

集部

夷白齋稿卷二十八

元　陳基　撰

記

聽雪齋記

西夏鄔密公寓第在吳門天宮里其東偏有屋六楹樸而不陋公即南營為小齋西為壁北為户疏其東南以楮承之中無長物左右琴書宴如也歲方冬公端居肅

容虛心無為與造物者游俄聞中庭桂樹間索索然有聲起而視之則積雪在地皜然矣公因援琴鼓之客有候公于門者公揖之坐且謂之曰客亦知好此乎客曰僕東海之鄙人也何足以知之雖然公所鼓白雪之曲也僕不敏請為公和之乃逡巡就席因歌曰白雪兮交下美人兮猶處歲晏兮何所娛撫陽春兮容與陽春兮遲遲白雪兮飛飛彼美人兮勞我思巾余車兮往從之端余居兮正余襟若有取兮青桂林桂樹兮後凋咏白

雪兮逍遥時至正十四年十二月也

風林亭記

延陵徐君元度起家儒林為時名卿擢司農為都事身顯而家益貧其嗣子仲剛勉焉能以幹蠱克家自奮田疇之荒者治之室宇之敝者葺之間有屬予為文以記其無錫里第之風林亭余不獲辭也無錫為邑在東南山水間物產之夥最于他壤百里之內第宅園池甲乙相望譬諸木焉斧斤弗侵而牛羊之牧罕至深仁厚澤

休養生息于承平之日久矣及貪冒之蝨萌于中殘剋之蟲攻于外加以武斷之斤斧蹂以椎剽之牛羊而百年之植本深而末茂者殆將剪而棄之卒未知所以扶持之者斯亭也都事君之所釣游而其風林之薈蔚水木之清華則所謂異時承平之植也都事君以官為家出入中外垂二十年其間田園第宅百里相望庶幾萬一不鞠為牛羊斧斤之墟者幾何人哉都事君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固以灼然不置毫髮芥蔕于胸臆間矣庸

詎知貴介子弟有能卓然自振不與流俗淪胥于委靡之中治田葺屋式克負荷而其餘力又足以洒掃園亭以侍都事君之老如仲剛者乎昔唐韋應物百世之士也入則應制參扈從出則揚節為刺史秩比漢二千石亦可謂顯榮矣然每休沐或不知所以歸退與諸生假寓僧舍簞食陶飲悠然自適而所謂共愛風滿林云者乃其居善福精舍時詩句也今都事君為朝廷職文書贊大司農等而上之則于韋侯也何有异日倦游請老

解印綬角巾南邁旦夕從賔客子弟攬清風于家林觀生意之流動而承平百年休養生息之僅存于牛羊斤斧之餘者某丘某水尚幸無恙此則君之所有而韋侯之所無也余雖未獲登斯亭然嘗辱與都事君游既喜君之有子又慶其將有以歸老也故為之記俾刻之亭中以勸焉

皡皡齋記

余友陳季周氏嘗謂余曰吾生于泰伯仲雍之鄉而讀

周公孔子鄒孟氏之書盖士之為學亦貴王賤霸而已因自題其所居之齋曰皡皡旌吾志也子幸為我記之

昔者泰伯仲雍入吳民義而從之斯民也盖敎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為之之民也及文武成康之德洽乎四海周公孔子之教後先繼作而吳之君子至有北學于中國而得聖人之一體者余嘗浮三江泝五湖登夫椒望洞庭訪三讓之祠弔虞山之墓意畊田鑿井擊壤而歌帝力者盖猶有先王之遺民焉嘗試

問之而未之見也今蓽門圭竇含菽緼絮之氓乃有絃
誦周公咏嘆孔子充然若有所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
然如季周者斯非遺民之俊秀者乎余乃今失之于彼
而得之于此矣盖君子所過者化上下與天地同流故
舜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孔子之立
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莫知所以為
之者也吳為泰伯端委治禮之國則其所過而化所存
而神者宜何如哉噫孔子既沒百有餘歲而鄒孟氏作

貴王賤霸之學幸而復明不幸而不得致齊梁之君為湯武變騶虞之民為皡皡然百世之下有志之士讀其書而論其世者尚知舍騶虞而趨皡皡則其過化存神之見于詞氣間者不徒為空言而已也方今聖仁在上堯父舜子而周孔其臣舉一世而甄陶之而詩書六藝之化彬彬也季周以泰伯仲雍遺民之秀讀周公之書誦孔子之論而學孟氏之學豈直以其皡皡者自得而已亦將褎然舉首思以貴王賤霸之説獻之天子而與

斯世同皡皡也此鄒孟氏憂世之心而有志之士所宜勉焉者故為之記使書于齋之壁以為季周勗云

種德堂記

君子之種德猶農夫之種穀視地肥磽而糞之時其蚤晚而蓺耨之凡豐艸稂莠螟螣蟊蠈之為苗害者必耰鋤錢鎛祈禳而務去之人徒見其秋而穫冬而藏養老而撫幼饑渴而飲食生生而不匱而不知其終歲之勤動曾不以水旱凶菑而輟其耒耜也故曰一歲種之以

穀十歳樹之以木百歳來之以德盖人非穀無以為食非木無以備器用非德無以貽子孫故種德非君子不能而君子有貴有賤有顯有隱其跡雖不同而其所以貽子孫則一也初世祖皇帝以好生之德涵育六合時則用幃幄儒臣而參以黃帝雷公之術施鑱石鍼灸以濟人之夭閼天下號為神人者故内翰廣平竇文正公其人也游其門者曰金華王鏡潭氏小心謹畏十有六年而始得傳其術及其倦游歸江南一意以活人為事

因即蘭皐舊隱扁其堂曰種德雖浮湛里閈不事造請然人以疾求之者日衆閭近之旁郡或逺即過浙水距江右户外之屨所至輒無所容竇氏之術遂大行東南無問貴賤皆曰王鏡潭今之竇公也葢鏡潭之業既精而處心尤不茍惟精也故能活人惟不茍也故以德自許余雖不及識鏡潭幸嘗辱與其子珍國瑞游見其按滎腧辨脉絡引針焫艾以療人之疾往往萎者起傴者伸噢咻呻吟者釋焉以泰猶農之茀豐草薙稂莠祛蝨

賊除螣蟓而嘉禾之穎者實堅者碩焉然後知鏡潭之後有人而竇氏之傳未艾也且竇公以術而顯鏡潭以術而隱其活人雖已衆然身不都好爵口不享厚禄出不乘軒車居不御華屋其所以貽子孫者安在君子曰厚施而不食其報必有興者嗚呼王氏其可量哉國瑞俾為之記乃推本其先世之所以貽子孫者復之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敢申言以為國瑞告云

同樂堂記

吴陵謝侯從義由檇李移守錢塘假者氏開元宫東偏之廬以寓焉且題其額曰同樂堂徵予文以記之昔者孟子因齊宣王之好樂謂樂無古今之殊而民則有欣戚之異者由與民同樂不同樂故也余則以為孟子之言不獨謂樂也謂凡踵行喙息之民莫不皆有飲食男女聲色之欲使為之上者皆能與之同焉則民亦將因其所欲同于上矣苟專一己之欲而視民之休戚不啻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則亦將以秦越人視其上此三

代之民所以至戰國時不以三代之君親其上者由其不以三代之民蓄其下也三代而降南面之君慨然知誦孟子之遺書務懲戰國之覆轍而欲以三代之民蓄其民者漢宣帝其君也其言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嗚呼民無嘆息愁恨之心則樂矣然亦非必寒而衣之饑而食之勞而佚之也亦平其政使遂其性理其訟勿戾其生而止爾苟政之不平訟之不理則民不

堪命雖日奏韶濩而舞干羽適足以滋其疾首蹙頞爾尚何同樂之有哉漢宣承武帝之後海内虚耗獨能先民之憂後已之奉謂守令為斯民之本因久任而責成之卒用是以致中興之盛焉然當是時號稱良吏如朱邑龔遂之流所謂與帝共此者也亦不過躬行儉約使斯民安土樂業而已今天下兵興生民疲敝其閔閔焉望治之心猶農夫之望歲也錢塘為東南一都會由吳越錢氏及宋三百年以至國家混一以來休養生息非

伊朝夕其屋宇市井之繁珠玉綺綉之富侯固不得而見之矣而資粱扉屨兵械什器百物之需則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侯寅而出酉而歸食不暇甘于其口寢不遑安于其席亦可謂勤且瘁矣然上也曰以漢宣之業望其君下也不敢以秦越之人視其民終也則諰諰焉以昔之良吏責其身使左而右之張而翕之勿替而引之則政平訟理其效可變嘆息為謳歌易愁恨為皷舞亦在于上之人責成何如耳夫使中興之業不專美于

漢良吏之盛無愧于朱邑龔遂之輩未必不由生民樂業致也侯尚勉乎哉因為記其名堂之義使凡游于斯識于斯者知侯之志蓋有在云侯刻躬儉約忠厚信讓蓋詩之所謂豈弟君子也至正二十年夏五月戊子書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夷白齋稿卷二十九至三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徐元燮

夷白齋稿卷二十九

元　陳基　撰

記

三笑軒記

夷白子寓杭觀橋之觀巷屋敝瓦腐夜雨或暴至張蓋就寢不以為意自扁其東偏之室曰三笑軒左右或訝之因答之曰余娶媍二十載未有肖嗣今年四十有七

老且至矣方得一女此可一笑也承平盛年余嘗三至京師覬得微禄為養親計用薦者入朝同進見忌尋引避還江南今親没已久齒髪衰落自以為無復有用于世矣屬南北用兵乃又叨塵仕版此可二笑也平居讀書至申韓衛鞅之法律輒噫嘻曰是何不如周公之平易也見人攘臂談孫吳議論生鋒甚可喜而自揣其不能令忝備使員辱游樞幙朝夕從事乃不離二者之間此可三笑也左右曰夫憂莫憂于無子喜莫喜于得禄

榮莫榮于處機要此人之情也今子中年得祿雖不逮養然幸居機要固可以懽然自笑矣若夫久娶無子老又得女親戚故舊無不為子憂者今也顧亦竊喜而笑毋乃與人異情乎哉夷白子曰汝以為喜者我以為懼汝以為榮者我以為恐汝以為憂者我則以為不必憂我自謂同于人者莫已若而汝獨以為異此其所以為可笑也汝亦聞東門吳之喪子乎東門吳有子而喪與無子同今吾得女孰與喪子故不必憂夫爵以待賢祿

以勸功機要所以任文武非常之士今不賢而膺好爵倖而貴者也無功而享美禄苟而富者也無文武非常之材而任機要不知恥者也況非素習而職其事為濫官非所能而居其職為竊位不逮親而養妻孥為蠹國令吾一舉而犯不韙者六惴惴焉若懸巔崖墜深谷危石欲墮而壓之者汝以為榮且喜焉此尤可笑之甚者也左右曰無子不憂亦有師乎曰有吾師東門吳也得禄而反懼處機要而加恐亦有師乎曰有昔向子平讀

易損卦而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吾師也吾將從若人者朝游名山暮栖丘壑榮辱不足以累其心喜懼不足以攖其念汝以為何如左右曰善夷白子曰若是則可以索我于三笑之外矣因録其言書于壁伺大方之家決焉時至正二十年夏五月也

憶親堂記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淮南夏君仲信扁其所居曰憶親堂間謂余曰吾少也孤母夫人不以為不肖俾

奉先君子遺體夜不敢遑寧用克底于成人及備官外朝仕有微禄而先君子不逮矣頃歲辱以樞屬斷事官分治吳下用是由泰郵里遞不遠千里迎母夫人來江南竊自念言禄晚不逮先君子矣而朝夕之養幸母夫人壽康又得就任所敢不竭力以庶幾無忝于吾君之賜乎未幾行省命下又竊以為由蘇至杭僅三百里因扶侍而行其际泰郵宜益無難者及致請而母夫人乃不欲去吳吾既莫之敢强而官守有責又不獲以時歸

覲于是定省之禮滫瀡之奉乃反不及吳下時此堂之所以命名也夫秦郵吾母夫人之邦也吳與杭吾任所也由秦郵至吳千里而邇由吳至杭三百里而近吾母寧樂去秦郵而不樂去吳而吾又不敢强焉吾豈以吳為吾土哉亦恐重違母意爾子幸為我記之古之君子善養親者莫如曾子而其憶親也莫如狄公然曾子嘗南游而仕于楚矣而其親固未嘗去魯也狄公嘗因使而登太行矣而其親初未嘗去河陽也後世言養志者

必稱曾子而狄公之于曾子盖異世而同心者也方白雲孤飛眷注不已此其心顧安忍一日去其親乎及公勛業冠唐中興有識之士固已于其登太行之時見之矣仲信俶儻瓌奇臨義有勇其宦游蘇杭敭歷樞省殆曾子之仕楚狄公之仕唐也嗟乎事親得如二子亦可矣然曾子不强其親以去魯狄公不强其親以去河陽今仲信之親不欲去吳門顧安得而强之乎惟其不敢强于其親故移以事君也順移以事君也順故資以養

親也安苟安矣則今日之吳門即異時之河陽也尚奚以吾土非吾土為哉然則親之逮不逮天也居之近不近時也不可得而強者安時以適志也曾子吾師也狄公豈欺我哉敬以是復仲信因書以為記至正二十年夏五月戊申

清嘯軒記

河東唐君伯剛以從鄉先生今內翰張公受業博雅好古論議恢達有魏晉間人風氣嘗至京師以能詩知名

性夷易不喜修邉幅或勸之仕不應遂長嘯賦歸與時偕畸人耕田讀書從鄉子弟射獵以適志意有所感觸輒嘯𢡟以嘯寄傲屬南北用兵將相承制以人材為己任伯剛遂不得以不仕自高既已晉位樞近猶復不廢清嘯故所至輒以命軒間謂余曰願有記也夫嘯非君子之所得已昔阮籍終身嘯而不已盖籍負曠世不羈之材懷偉傑宏放之器當其慟哭于窮途長嘆于廣武作詩八十餘篇以咏所懷籍之嘯初未嘗忘乎世也及

至蘇門與隱者孫登長嘯相和遂歸而著大人先生論然後籍之嘯始與世遠非籍之志也嘯豈籍之所得已哉或曰籍好老莊者也故以嘯自得豈信然歟初伯剛由京師賦歸耕讀射獵亦將以清嘯終矣詎知以人材為任者乃不容其竊附于阮籍之流乎及當路掌事得君子之時亦可以不必嘯矣然每休沐輒與向之畸人輩或投壺或撫琴或玩夏商彝周鼎古法書名畫嘯咏終日人謂伯剛退不矯意于丘壑進不溺志于軒冕其

嘯也非得已亦非不得已以嘯自適非附籍以為嘯也得嘯之天矣雖不附籍可也伯剛自處其殆不夷不惠之間乎古今人雖不同又庸知畸人達士無大人先生如蘇門隱者乎顧余何足以知之姑為記其不夷不惠之說書之軒中與世之知嘯者商畧云至正二十年閏月甲子

蠹菴記

客有問蠹菴主者曰子之名菴亦有所本乎曰無有吾

之生也與物之蠢動者同其天耳方其孩提也雷霆震而弗恐虎兕駭而弗懼鐘鼓管籥聲之和也聽之而弗知膏粱膾炙食之珍也享之如無味黼黻玄黄色之麗且文也視之若弗見斯蠢耶非耶而吾不自知也及其長也教之以六藝習之以詩書陶之以禮樂威之以刑辟于是存與亡相仍得與失相尋是與非相形情與欲相生行必擇利害動必慮吉凶言必徵善惡事必遠嫌疑然後聞雷而知恐見虎而知懼耳非五音不聽目非

五色不視舌非五味不甘而蠢之天鑿矣昔老莊之徒黜聰明去健羨非禮樂薄仁義鴻飛于青冥蟬蛻于穢濁以富貴為械穽爵禄為銜勒車服圭組為桎梏若將浼已而弗之顧者蓋欲不凋不琢以全其天也今考存亡于詩書稽得失于六藝酌是非于禮樂虞情欲于刑辟擇利害于械穽慮吉凶于銜勒徵善惡遠嫌疑于桎梏由是奔尺寸走纖毫如蟻之集腥羶蛾之投爝火或突梯或鴟夷或如脂或如韋或雎雎或盱盱入則廣廈

而居出則列駟而馳所至則舍者避席煬者避灶而弗恐弗懼弗聞弗見無味之天至是蓋不一鑿而止矣夫儵與忽一鑿而混沌死今既鑿之又鑿之不一鑿之雖欲不亡得乎此其所以名菴吾不知其所本客曰子以詩書六藝鑿子之天猶華子以魯儒生之治其忘疾乃更操戈而逐之也使詩書六藝而可逐也則子又將操戈以從其後矣雖然菴也者古之所謂蘧廬今之所謂逆旅也人皆可以托宿而去豈子之所得私哉故愚如

顏子淵魯如曾子參拙如周茂叔亦未嘗不以禮樂為序六藝為户詩書為府刑辟為輔也若夫處富貴而不事突梯殘爵禄而不務滑稽乘軒被服而不睢不盱執玉紆組而不腊不韋固未嘗不蟬而蜕不鴻而飛此不夷不惠揚子雲所謂可否之間其殆庶幾也耶由是而觀則子之天鑿耶未嘗鑿耶亡耶未嘗亡耶夫置是菴于可否之間昔舍者避席今且與之爭席矣則未始鑿未始亡也子以為不知所本豈欺也哉豈欺也哉或曰

菴在巨區笠澤之間去魯數千里而與泰伯仲雍所逃荆蠻之地相近主者朱姓疑即陶朱公之後客則韋羌山人夷白子也是歲上章困敦閏月甲子書

松泉亭後記

初周君德新之居淮西也日與搢紳子弟讀書鼓琴於松泉之間自以為天下之樂無以加于此矣及出游四方而金陵錢塘武夷天台皆以山水之勝名天下慮無不窮深極幽以肆其所歷而松泉所見亦以廣矣然未

嘗不解鞍徘徊停策踟蹰終日不能去也已而超擢省垣從事機幄朝夕相與將相公卿上下以周旋皆軍國生民之務也自是率居無寧歲出無常所然松泉之勝則未嘗不往來于懷故所至輒以命亭御史孟侯既為文以記之矣間又謂余曰不可以無言也昔人有隱于逍遥山谷者天子問以所須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夫既已隱矣而所須猶有待于松泉豈松泉固隱者之所得私乎德新在淮西時以所居松泉不足以盡大觀故

去而游于天下山水之邦以極其勝今已出而仕矣其
所須以適其適者宜若與隱者異矣然所寓猶以松泉
命亭而人或弗喻也余則為之解曰茂松清泉世之所
賤軒冕圭組人之所貴昔天子問隱者以所須蓋欲以
所貴易所賤也而隱者不屑焉今德新既已有其所貴
而猶不忘其所賤雖所處與隱者異須而所樂與隱者
同趣此惟游于物之外者為能然也方今天下多故淮
西最先被兵而松泉之亭得無已鞠為榛莽狐兎之墟

否乎而向者所謂山水之勝如金陵武夷天台者又舉目有風烟之異雖欲如曩時窮深極幽以肆其所歷不可復得而東南都會莫盛于錢塘然山川人民僅存于百戰之餘者蓋亦憔悴無聊極矣此德新所以不得已其胸中所素抱負者自高于軒裳圭組之外而其入則贊廟謨出則參機要鞠躬夙夜弗遑食息者其志蓋將左右公卿將相披荆棘剪榛莽逐狐兎而殲之天其或者復使斯民有所休息則山水之勝庶幾復可以解鞍

停策窮其深而極其幽然後脱軒裳解圭組還之朝廷乞身歸老而茂松清泉隱者可得私也嗚呼天下之樂復有加于此者乎然非游于物之外者不能知也故余申其説為後記書之亭中以劵且以釋或者之弗喻云

至正二十年六月乙巳記

夷白齋稿卷二十九

夷白齋稿卷三十

元 陳基 撰

記

重修三皇廟記

自國都至于郡邑前代所崇祀者社稷孔子而已其祀伏羲神農皇帝為三皇建祠一倣儒學設祭用春秋之仲月而以醫者主之則國朝之制也平江為東南甲郡

廟之初創顧不足以稱神明之居大德辛丑郡侯岳烈始即吳縣故址廓而大之至順辛未郡推官李君德貞至正丁亥郡守蕭君義更相繕葺而廟與學遂為他郡之冠至正戊戌今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吳陵周侯仁時守吳郡吏肅民勸稍為良牧而尤以興學報本為先務醫學教授郡人林君義奉以周旋將事惟謹凡祭祀之品物師徒之廪稍與夫金帛之出納周侯責成乎其上林君賛任于其下而銖黍之積絲寸之累麤有

羸餘則為諰諰然圖所以興其廢而補其敝自丁亥至今凡蕭李二君之所經營塗塈中而為殿堂旁而為兩廡為先賢祠為齋舍為庖湢前有門三為靈星之門為宫墻為井亭覆者腐者蝕而梵者亦葺而疏矣由是修其大不遺乎其細治其内必務乎其外其為役也靈星之門為最巨舊以木為之今則易之以石閎偉尊嚴人用改觀而神明如在至是而益稱矣庀工于二十年庚子四月戊子告成于八月戊申事既就竣學之人相與

伐石來徵文以為記昔者孔子删書斷自唐虞以下及
繫周易則歷叙庖犧神農黄帝而太史所紀三皇氏見
于史記與今之所祀者不同然自書契以來所謂上古
聖人繼天立極開物成務復有慼于繫辭之所稱者乎
國家損益百王修崇祀典而醫家者流行得奉牲幣粢
盛籩豆之儀與郡邑守令駿奔升降薦獻廟廷如博士
諸生之事先聖宣師者始于國都達于天下而周侯職
掌承宣林君政隆醫教能以其力之所及為其所得為

而人存政舉足以迓續前猷風勵來哲若此是皆有可書者爰不辭而為之記俾刻之石年月日

杭州路重修仁和縣記

杭屬縣附郭者二仁和與錢塘也仁和在吳越時為錢江縣宋興國初易今名故在餘杭門之內絡興間縣令孫延直徙治招賢坊其遷麗府之南左偏而與錢塘縣四隅録事司並為東西序則國朝大德間也至元仍紀元之五年己卯達嚕噶齊穆爾哈瑪爾因其舊而繕完之

距今盖二十餘年矣上棟下宇内垣外墉蹇撓陊剥凛乎其將墜而卒未有能剔其蠧而支其傾者至正二十年庚子揔管吴陵謝侯節修復舉庶政務以先後為次第環視列廨所宜振而新之者殆莫斯為甚爰命度材鳩工而達嚕噶齊北庭伯嘉訥侯躔之同知總管府事邰君勝初治中劉君堯忠因力賛之中為治事之堂旁為兩廊右為架閣庫前為譙門屋以間計者二十有三其增創則退食之廳居堂之後幕賓之舍居堂之左屋

以間計者九葺皆為闌楯周于外者為之墉以文計者一百五十有奇椅榻之具罏皿之需與凡所宜有者莫不畢備是役也經始于閏月丙寅告成于九月庚申工以日計者一百一十有五用錢以緡計者若干董其事者主簿王欽徽文以為記者縣達嚕噶齊長安高摶也杭為東南會府省憲百執事實涖焉承平以來職守令而司民社者非無罷望才能之逸也然每每殫精于簿書鞫躬于賦斂獄訟糾紛之末而敝敝焉糜歲月以俟

踐更者相踵也由是視公宇不翅如傳舍尚遑䘏其危且墜哉乃令工不重費民不勤勞而植撓扶騫剔蠹而支傾者顧有須于兵革旁午之際而往者之所忽來者之所戒政之善訓也侯能不以傳舍視官府矣居其居而職其職者第勿以踐更玩吏民則仁和其庶幾乎書以畀之俾刻諸石以俟後之葺者尚有攷云

松雲巢記

松可巢乎曰可上古未有宮室民居橧巢之上則松可

巢也雲可巢乎曰可李白愛廬山五老之勝乃賦詩曰吾將此地巢雲松則松與雲皆可巢也夫巢于未有宮室之時則有巢氏之民皆是矣後世既易之以宮室而人民復有巢者乎堯之世有巢父焉堯之野無遺賢彼父者安得而巢乎蓋上有堯為之君下有舜與禹臯為之臣父之賢列百執事亦八元八愷之倫也矧其世已治民已安如父者非不得已而後巢者也以堯之世為可巢焉而巢非其所以為善也若白者又何為而巢耶

尚論其世則白去父遠矣夷考其人則亦百世之士也使白居百執事之間則黼黻皇猷彌綸帝載雖未能致其君于唐虞然傳之後世亦豈易以淺近窺哉惟其一遇時君遂擯不用于是與賀知章司馬子微之屬汗漫于江湖逍遥于八極此其得已非得已蓋可知矣然五老松雲一經品題千載之下膾炙人口是以世之瓌瑋卓犖閎曠而不羈者每誦其詩若見其人雖或跡顯勢崇而蟬蛻汚濁之心未嘗不與造物者游于有巢氏之

始就予所知而言如高侯元善歴歴樞省其跡顯矣名利勲猷其勢崇矣然室居委巷而不以為隘地僻郛鄙而不以為陋且搆亭鑿池環植花竹自題曰松雲之巢每退食休沐輒撫琴詠詩尚年乎其中而禽魚下上雲霞出没不越户庭而城市山林翛然自得侯將竊附于李白歟然率百執事之賢日游廊廟之上其出處與白異矣將自托于巢父之流歟則飲食起居未或一日而去宫室也然則巢惡乎而在侯之巢不松而高不雲而深

不上古而安不五老而勝而亦未始不偃仰于松雲逍遙于上古而超然於五老也葢居廊廟之崇而志在林壑處宮室之奥而情寄物表故以侯為附李白者固失之矣以侯為托巢父者亦未為得也余將扶策以從侯于不夷不惠之間侯其許之乎侯應曰諾因書以為記侯燕人也今為淮南行中書左右司郎中余則韋羌山人陳基也

六柳莊記

昔者陶靖節既已不屑為縣令浩然賦歸與造物者游于羲皇之上矣其視世之軒裳圭組聲色子女與夫宮室狗馬之奉不啻如腥羶穢腐蟬脫而去惟恐其或浼己也然而猶以五柳自號彼五柳者亦何與乎靖節重輕哉近世徐節孝以至行高天下所居有三柳因自比靖節而流風餘韻至今不衰檇李沈君達卿起家儒林敭歷台省由丞相掾擢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執法行中書為理官其出處與靖節異矣所居有六柳遂以名

其廬曰六柳莊其于靖節亦豈聞其風而興起者乎逵卿由布衣拔畎畒靖節以世胄樹風烈節孝以至行立師道皆人所難能者逵卿為親而仕且三十寒暑矣其識量髙明議論倜儻蓋古之遺直也今以三尺為已任出入廟堂爭論曲直而折是非務必當而後已其為事蓋亦人所不易者而處之如公輸引斤動中程度然退則蕭然一室左右琴書間與賔友舉杯賦咏上下古今而言不及世事于是六柳者亦將節孝相望于五柳間由

是觀之予其同而畧其異可也夫靖節百世之師也世不得而用之節孝獨行之士也世莫得而遺焉達卿用世之士也亦顧所用何如耳古今人不必同不必不同要其歸卒無不同者君子亦同其心而已矣達卿殆所謂善學柳下惠者非耶或曰節孝之柳少于靖節者三達卿之柳多于靖節者一其不同較然矣而子獨以為同何也嗟乎柳豈以多少為哉顧所以相望于柳之外者非或人所知也達卿曰善遂書之

夷白齋稿卷三十

夷白齋稿卷三十一

元 陳基 撰

記

退思齋記

會稽蔡君彦文由諸生起憲曹歷郡漕史辟掾行中書擢江浙行樞密府為都事所至以才諝賢能稱者盖三十易寒暑矣今年登措使經儒緯律師古不少懈敏事

力行未嘗擇利害及退而思則又未嘗不拊躬自訟者其自刻勤篤蓋如此嘗讀書至晉士貞子所稱荀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因嘆曰此春秋之賢大夫所以為社稷之衛者乎吾雖無能為役嘗受教于君子矣乃自題其藏修游息之處曰退思齋以余辱有一日之雅俾申其說而記之夫士之為士也孰有大于事君者乎其所思也孰有先于君之事乎思者何思所以獻其可而替其否也君好賢吾思進之惟恐其或不先

也君好佞吾思遠之惟恐其或後也君惡諫吾思犯之惟恐其或隱也君喜讒吾思去之惟恐其或弗亟也充此類也亦可謂盡忠矣于是退而思曰吾所進果明且哲乎吾所遠果便且巧乎吾所犯果直道而所去果變白為黑易是為非者乎吾補過也類此其殆庶幾矣又退而思曰吾責難于君者欲其盡君道也吾盍盡其道乎君有缺吾思盡其忠矣吾有缺將孰盡乎吾師古人焉爾此彥文之于林父所以善師古也善師古者無他

亦拊躬自訟而已然余聞之賢不肖異思彼思招人之過以為直利口捷給以便辯從臾比同視喜怒為毀譽以為智此所謂小忠大忠之賊也林父疾之如仇讐賤之如禽犢惡之如鬼蜮如虺蜴者也彦文之所以勉其在此而慎其在彼朝焉而兢夕焉而惕閔閔焉不遑寢食者蓋將奉以周旋盡忠社稷師古之力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書以為記非徒以私彦文也亦將以自勗云爾至正二十年夏五月甲子

志學齋記

士之志學猶農夫之志于耕焉易其田疇修其疆畔先之以耒耜申之以耰鋤而參之以錢鎛時其農祥晨正以樹藝之凡庶草稂莠非其種與夫百螣之爲苗螟者耘耔之蓧刺之勿使滋且息焉然後穀之庭者碩堅者好而蒸嘗薦享衣食之源不匱詩云曾孫不怒農夫克敏甚矣學之有類乎耕也古之聖人無不學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附文王學乎師尚父武王學乎郭叔孔

子之學無常師然要其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唐虞以降聖人有其德無其位言焉而為天下法者其惟孔子乎故士弗學則已學則必學孔子焉學孔子者無它亦猶農夫之師后稷而已故曰積耨耕為農夫積禮義為君子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皆由十五志學以積之彼學奕秋之為數者亦必專心致志而後得焉今吾等為孔子之徒誦孔子之言豈訓詁而已哉文詞

而已哉博聞强記夸多鬬靡而已哉由洒掃應對積而至于正心修身始以成己終以成物此孔子之所以詒謀後世者也傳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强甚矣學之有類乎耕也行中書椽古滕卜君師顔以志學名齋雖鞠躬王事戮力戎行而藏焉修焉游焉息焉之志未嘗不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師顔之志亦尚矣夫人情為田禮以明之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而異端百家之說為我庶草稂莠螣賊者

又耘耔之莯刺之惴惴焉惟恐其滋且息焉歲云秋矣庭者碩矣堅者好矣孔子所謂而立立此者也所謂不惑不惑此者也知天命知此者也耳順順此者也從心所欲從此者也始無扞格不勝之憂卒免過時難成之患近不汩没于功利遠不蹴等于空虛窮則遯世而無悶達則化民而成俗此學之所積如衣食之源生生而不匱甚矣學之有類于畊也師頗于此奉以周旋蓋將積之以化民成俗者也書以貽之以勸同志勿誚以舍

己之田耘人之田哉

臥雲軒記

行中書右丞吳陵王公即居第東偏築室若干楹壘石為小山引水為池沿藥畦花徑紆迴委折朝光暮景與雲白爭變閒與所知角巾笑傲舉觴酣適咏歌夷猶浩然有㪇帚軒裳蟬蛻富貴之意每自誦曰世無赤松子則范少伯張留侯何如人也因自題其室曰卧雲軒黄鶴山人最善畫凡卉木烟霞山光水色可以狀夫軒之

勝者慮無不曲盡其致士大夫因相與傳玩之且曰王公人之人傑也曩在畎畝已有憂天下之心今以內聖外王之學尊主庇民之道出將入相為時宗臣稱布衣之極矣于是一丘一壑以卧雲自高不亦善乎又曰夫雲隨時而隱見因風而卷舒者也故在泰山則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于天下在赤松則御之以上下為雨師以事神農在少伯留侯則乘之以從勾踐漢高談王霸為萬乘師由神農至今不知綿歷幾千百載

矣黄帝時嘗以紀官保章氏嘗以占歲漢世祖氏嘗以名臺今公所處則少伯之位所行則留侯之道所掌則黄帝氏之官所致以為豐穰則保章氏之歲所策勳以垂不朽則漢世祖氏之臺也由是觀之赤松不可及矣然為雨師以福四海是未嘗忘乎斯世之少伯留侯宜無所可否矣然三致千金之産是貨殖之流公之所不屑為者也若夫閉門辟穀似無意于世間之事矣然卒以討定太子安劉氏此社稷之臣公所忻忻然慕之者

也彼南陽東山之徒識者不以其堅卧為高而以其復起為賢九原可作公其與之乎吾聞古之君子動不違乎時靜不外乎物故散之則彌綸覆六合雲之跡也斂之則消液入無形雲之心也跡可畫也而心可言乎雖然姑為記以俟忘言者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四月乙巳記

深雪軒記

浮圖師金上人主嘉禾之天寧寺作室于方丈而垩之

因名曰深雪軒或者議焉曰深雪云者唐詩人之語也
上人游戲翰墨歟夫萬物以陶寫其性靈其于詩人所
謂前村深雪者斡太和于歲寒運天機于言外盖必嘿
有會于其心者矣非徒堊其室之謂也又曰上人禪者
也禪之祖有侍立少林而積雪至膝者上人宴坐斯軒
澄觀物初豈欲神而明之而與其祖相望無色無聲無
垢之天乎或又曰詩人之所謂託乎物者也禪者之所
立外乎物者也今上人之名軒其託物乎則上人外物

久矣其外物乎則所謂默會于前村相忘于少林者有未易以淺近窺也由是觀之雪一而已而有詩人禪者之意上人合以名其軒蓋非得已也而或者議焉又豈得已乎噫以不得已之言議不得已之名名可議也而非名者意在言表無色無聲不可得而議也然則議其可名者而其不可名者它日更詳議之可乎上人曰唯唯因為記或者之言書之軒中以伺上人字西白吳郡人為之記者夷白居士臨海陳基也

夷白齋稿卷三十一

夷白齋稿卷三十二

元 陳基 撰

題跋

跋陳汝貲書其弟汝泉詩後

余年二十許時識四明陳先生汝泉翁翁時年五十餘矣越二十有七年從其嗣子桱獲觀翁兄教授君所書翁十八歲時侍其先公秘監府君中秋飲酒所賦五言

三韵七首蓋翁以學問文章世其家業而老蒼峻潔之概已見于少年如此夫以秘監公為之父教授君為之兄詩章翰墨輝映于玉昆金友間而故家文獻昭然未泯于此蓋亦有可徵者矣嗚呼翁今不可復作而嗣子檉伯仲又能以家業為己任引之弗替君子之澤其未艾乎至正二十年九月甲子臨海陳基識

跋李伯時追𩙪圖

蘇長公謂有唐之盛文至于韓愈詩至于杜甫書至于

顏真卿畫至于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矣識者以為知言宋三百年文章大手筆如歐陽公諸君子不待言矣至于書畫名品如李伯時輩蓋亦極天下之能者今觀蔡君彥文所藏追彔圖人馬態度極唐人以來番騎之妙宜其為世所珍玩也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甲子識

跋蘭亭序

蘭亭定武舊刻承平時亦不多見此本故內翰王公以為趙公閒閒家故物自趙公至今不知更幾變故矣況

趙公之前又所不論耶世傳墨寶所在若有神物呵護之不可以其為迂而不可信也蘭亭序既徇瘞昭陵天下遂以定武本為書法之宗此本雖字畫差肥然書家者流觀其位置猶可泝流求源而永和之遺風餘韻隱然可見未可以世誇紛紛而遽有所優劣也

別峯講師所藏蘇文忠公帖跋

蘇長公文章氣節為天下萬世所宗雖尋常往復尺素中而忠君愛國之心未嘗不惓惓也別峰上人游乎方

之外視公遺墨如同法寶亦可尚也

跋蘇文忠公自書前赤壁賦

余偶過東武山與寶林師語已覺精神蕭散又出蘇長公自書前赤壁賦對山展玩無異泛舟從公之快此亦一時之奇遘也

跋饒參政州書後

余嘗怪古人評書而草獨以聖名夫書而至于聖亦精矣然彘攷其人皆有超世絕俗之才不獲盡用于世故

于是焉發之昔韓文公論書至于堯舜禹湯治天下並稱有以哉臨川饒公介之學問器識卓然為士大夫翹楚而其向用于世蓋所謂鷙鳥舉而風迫之也書特其餘事耳然近來所書尤瓌詭逸羣可喜公豈欲以書擅名當世哉然觀其飛走之勢殆不至于聖不止也

書朱雲傳後

漢成帝舉天下以聽大將軍王鳳西內寵趙氏史稱其容受直言豈以其不殺朱雲而云爾乎然劉輔以諫立

趙后論為鬼薪王章奏王鳳不忠而抵極刑朱雲獨以廷辱張禹而得不死蓋趙氏內嬖也王鳳外戚也張禹師傅也師傅視外戚內嬖其情孰親孰疏則三人之得罪從可知矣當劉輔之繫秘獄也帝之怒豈辛慶忌等所能解哉然輔所以得減死一等者徒以立趙氏非元后意耳及遣定陶共王歸國實鳳以計推遠之王章不忍以帝兄弟之親而為鳳所間乃上奏皆切中鳳罪上亦一時感悟然定陶王之勢不如鳳加以太后一不食

雖百王章鳯無憂矣此鳯所以偃然居位而章不免于僇也朱雲見劉輔王章皆以言坐罪張禹以帝師傅與鳯並領尚書畧無幾微匡救意乃發憤上書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勵其餘其言斥禹不及鳯而所謂臣得從龍逄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又足以感動上心故辛慶忌一叩頭雖扳折殿檻有所不問然則所言親者罪重疏者罪輕向使雲一言及鳯則斬馬劍反以加雲雖欲居鄠田乘牛車從諸生不可得

矣而謂成帝能容受直言可乎嗚呼成帝在位直臣亦不少然自劉輔得罪而嗣子不立王章寃死而權移外家雖有不易折檻以旌直臣之言亦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漢欲不亡得乎當是時朱雲不以諫顯名平林一匹夫耳雲既以諫顯則華陰守丞嘉雖以雲薦坐罪亦無憾吁若雲者亦誠忠直丈夫也哉

書趙巽公墨梅後

有故宋趙巽公墨梅石刻在吳中虎丘寺此内本監郡

西夏六十公子約所藏以為珍玩者也余嘗觀其新英
靜秀有冀公少年機警之風其盤根錯節似與金人戰
高頭而横斜勁拔之勢又似率衆突騎應策奮擊金人
呼聲撼山谷之時其寒梢挺特有直而不撓之意彷彿
論李全必叛義形于色而請兵討賊以安社稷之氣雖
賁育不能奪也至于風霜摧落之餘而貞色凛然氣凌
羣木又儼若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嗚呼壯哉公
之大節若此亦可謂社稷之臣矣宋自端平以來捍禦

淮蜀兩邉非其材館賓客即其偏裨將校當時倚之如長城有以夫惜其兩參政府而不得安于朝廷一命右相而不得宅夫百揆而雄才大畧僅一見之武功是猶梅之不得盡其和羹之用而楂梨橘柚之屬反得効其滋味于俎豆間此豪杰之士所以不能無遺憾也公在淳祐間上疏論天下事莫先用人用人莫先牧養牧養莫先寛厚今監郡公以寛厚之政治吳吳人恃之如金城湯池使其居朝廷賛百揆際冀公所不得之時行今

日所欲行之志等而上之則于公乎何有且冀公之聲名不待畫而傳監郡公之玩賞不待梅而見然觀其畫而思其人因其意而知其志則斯卷也豈可少哉

欽定四庫全書

夷白齋稿卷三十三

元 陳基 撰

碑

精忠廟碑

自古將帥功臣身任社稷安危而存沒始終之際凜然有君子風百世之下至以其墳廟廢興覲時政之得失如故宋太史忠武岳鄂王者豈非以其人死而不朽而

人心天理故自不可泯哉盖王之沒也盖二十有一年孝宗嗣位實始以禮塟王父子于杭錢塘縣西湖之北山王之孫制帥府尚書珂相繼請于朝以功德寺曰褒忠衍福復𠬸祠基側賜額曰精忠尋置田若干畝蘇之崑山以奉烝嘗咸淳戊辰四世孫運幹通復置吳興田若干畒命僧甲乙主之運物故寺廟浸廢大德辛丑子孫之在江州義興者相與襄材率力繕葺復完久之䟽屬有為浮圖氏者盡剪棄前人所封植而歲時所恃以

追養厚本者至是復委地矣泰定改元寺主僧可觀獨以祠事不復為己憂朝夕扶伏走公卿士庶間葢十有三年為至元仍紀元之六年庚辰郡經歷李全初嘉其義募郡人力而新之亦既勤只至正十九年己亥十二月妖寇犯杭先是行省左丞達實特穆爾公與大尉吳陵缺張公以兵屬本省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事張公缺鎮杭自冬及春寇百計攻城不利乃縱賊四掠燒民居發塚墓三月辛丑大戰數合是夕寇潰斬

首數千級生擒者以萬計冦平吳陵公命即故址作新廟經始于缺月缺日缺落成于缺月缺日缺中為正殿凝土為王像而配享者子則宋忠州防禦使繼忠侯雲將則宋閬州觀察使文烈張憲而下各就序前列廟門東西為兩廡後為燕寢則祀王父母洎夫人餘四子武畧郎雷中大夫霖朝奉郎震修武郎霆女與諸孫咸在焉閎邃靚嚴視前有加而安僧之居候賓之館昔之所常有今無不備仍命僧甲乙守之而蘇湖之田則

俾郡守謝節量其出納著成規刻之碑石毋令私有侵耗焉甫竣事平章公率僚佐致祭廟廷且曰世以鄂王功官位望與張魏公浚等並為中興名將至論文武仁智用兵如神慨然以恢復之功自任忠義之言流出肺腑則諸葛武侯以來不多見也當其長驅中原轉戰千里此其心豈忍斯須忘君父之辱哉使天而克遂其志則祖豫州不足多道而秦檜乃忍使其自壞萬里長城如劉宋之殺檀道濟于是兩宮魂魄卒從晉懷愍于地

下而神州宗社鞠為丘墟此誰之罪歟我國家恩覃異代王父子以至部將既以封崇列爵光賁泉壤而太史氏又論次其行狀列而為傳矣獨其忠貫日月勲重邱山始終大節事關世風在祭法所當尸而祝之者葢缺如也乃上疏朝廷請與山川羣望歴代聖賢忠烈之在祀典者並著令甲所以昭往烈勸方來禮也公俾書廟廢興歲月于石某不敢辭乃作辭併刻之其詞曰昔宋中葉國步危宗廟失守九鼎移兩宮蒙塵四海悲王獨

自誓扶起之河潰山崩徒手支長驅中原屢搴旗敵氣已奪走且疲讐報恥雪復舊畿忠孝堪與靈胥期讒臣當國肆罔欺勳業垂成又復隳長城自壞大廈敧耿耿忠誠天地知西湖之曲北山隈鬼神護持南拱枝爰立新廟倚翠微子祔血食將校隨白蘋為羞雜江蘺吳田有稷牲牘肥擊鼓考石嗟嘆吁王乘雲車駕丈螭左右列俎豢兩儀麾叱靈霳命雨師福澤下土五穀滋鈞天無讒究厥施永配山川歆無違

墓誌銘

陳隱君誌銘

隱君諱謙字子平姓陳氏吳人也甫兒時即知事父母三十始受室諄諄色養退則率諸生講說周孔孟荀壹是以修身事親為務年踰五十父母尚無恙父疾革思鰥隱君進惟謹父沒後終身不食鰥事兄訓甚恭訓字思敬為吏不為苟同在兩浙醝臺時嘗粥所乘馬書畫器物俾所知營什一自給所知死妻操錢子母歸思敬

思敬謝曰生享其利死餒其孤此市井薄道吾弗為乃
悉以錢畀之及從淄徒步歸家則寠甚隱君曰吾兄能
若是復何尤乃竭力周旋惟兄所欲為人謂思敬為廉
吏隱君實有以賛成之京口孫子翌隱君為忘年交有
女貧不能嫁隱君許助之後十餘年孫病卒隱君曰吾
死欲見孫君地下即持資走京口為畢嫁事初隱君事
林處士寬寬授隱君業試有司隱君從就試屬兵卒搜
撿懷挾者待士甚無狀因嘆曰道喪至此尚可以僥倖

得失為哉歸即棄舉子業屏除世好潛心六藝旁搜百
家而守之以約嘗從兄北客揚潤南寓杭累數歳不與
人事接日從士紳高世之品揚榷論議為文章出入古
今尤善詞賦詭麗舂容機鋒軼世故内翰蜀郡虞公金
華黄公令晉寧張公與諸老之在朝者交口論薦隱君
宜在朝廷宣揚太平之盛隱君辭謝乃僅承制行省署
思敬由掾吏陞照磨佐分省軍事於常之無錫間謁告
歸里第會郡事蹴語妻曰吾分必死矣謂隱君汝無官

守宜自爲計隱君曰兄在吾何所之少頃兵突至迫思
敬隱君以身翼護之兵怒斥引出隱君復求入見思敬
已殪即匍匐伏屍哭甚哀遂并遇害思敬妻王氏與老
奴王乙亦經死旦日門人范文綗訪知隱君兄弟皆死狀
因泣求屍得之篠橋下水中猶兄弟相倚而立故人成
元章白其事于府爲具棺斂且求其子詒屬陳氏于時
隱君年六十七矣文綗奉二君柩葬吳縣天平山先隴
側至正丙申二月癸亥也隱君娶碩氏恪修婦道先卒

生子一詒女二長適范伯嵩次適阮文通隱君著述甚富兵燹散失獨所著周易解及古今雜詩二十四首得之灰燼中越七年詒奉文絅狀來請誌銘某哭曰隱君兄弟存時時人為之語曰陳氏之子一儒一吏孝友豈弟今不幸俱遇兵死豈善不足恃哉且人孰不死而獨哀隱君者哀其義不苟生死不求幸而免也嗚呼隱君之志亦烈矣乃論次其言行為銘曰其學也匪穀其集也擇木載翔載伏而巢以義覆孰仁其雛猗德不孤我

作銘詞以敦薄夫不亦悲夫

衣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徳昌字子潤姓衣氏其先汴人宋初以進士起家曰仲賢仲賢之後有提點京西刑獄者于處士為六世祖建炎間南渡居吳今長洲之蛟龍浦有東衣有西衣盖以其所居别之東衣有静春先生博學好著書家居不干禄實處士之諸父處士則出西衣也曾大父諱邁大父諱義父諱英發處士身長七尺狀貌雄偉天性

淳厚讀書務明大義縱觀前史知古今理亂人物賢愚逢時治平雅志肥遁世居沃壤深疾流俗侈靡之習嘗曰我家本業儒賴祖宗遺澤有屋可以蔽風雨薄田可以供伏臘遺書可以訓子孫浮湛鄉里偃仰卒歲亦云足矣獨念先大人好施予今力雖不及幸歲無水旱螟螣公上之須嬴畢追養之禮不缺子弟之教不廢尚能節飲食為親朋一日之懽每歲時花月斗酒相勞雖乏兼珍之供鷄黍菽水亦可以娛親族有不能自振者周

之無吝色佳日良辰則與所知放舟湖山間訪前代名
賢故跡徜徉自得有曠世尚友之意嘗誦仲長統樂志
論而嘆曰人生行樂耳縱富貴何為哉至正六年卒于
家得年五十有五以九年缺月日葬吳縣胥臺鄉穹窿
山缺鳩之原娶朱氏子男五人曰禮曰信曰良女二適
葛大祐朱珍孫男五人稷穆穟稚穌孫女三人仲子信
好學而尚文處士既葬之明年信奉靖江李衍之狀來
徵銘南渡以來故家如袁氏者固不少然求其處身修

德苟可以及其族屬友朋者輒口體之奉為之恐後用此終其身如處士者不可多得蓋將以是貽其子孫也夫嗚呼是宜銘銘曰維逢也時有藴弗施維蔽也固有蔚斯樹維銘也弗忘有後斯永慶

天騏姪壙銘

天騏陳氏子年十九其父伯淳至杭見其族伯父基時同來者叔姪九人留而不去者五人天騏最少而知務學問甚于伯淳同高祖而天騏之祖諱屺為人信厚以

言行重州里天騏兄弟缺人天騏嫡且長其來杭也某
延師俾習舉子業未幾某寓呉門屬天騏受經于會稽
趙本初忽得軟足疾卧不能行醫者趙以德診之此痿
痺少年嬰老病雖多投藥無益宜取豨薟草九蒸暴為
丸服之藥未成而疾革急延醫視之百方不能痊竟死
即寓買棺斂之值時用兵又暑甚酷不免于火函骨寄
慈濟僧舍尋瘞杭北山岳武穆王墓側若干步死以至
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瘞以明年缺月缺日銘曰芝

蘭斯植霜露萎之璞玉甚美伊孰燬之生非不淑命有短修塋近忠烈庶亦無尤嗚呼哀哉

墓表

秦君墓表

淮南秦君没塟崑山惠安鄉南岡之原門人私謚曰孝友先生監察御史張君士堅題其墓曰孝友先生之墓君諱玉字徳卿其先鹽城人四世祖統制府君慶扈送南渡因家崇明東沙曽大父棟大父渠游太學為上舍

生父庚咸淳末試通州第一入國朝徙居太倉隱居不仕君八歲孤即知家世本末既長浸淫經史百氏獨不喜為舉子業家居講授二十年事母兄盡子弟道母顧氏没未塟比卒哭里中失火偪君室君伏柩號泣火為自滅族有侵其田者君弗較且與之劵道拾遺金訪還失主僕執盜之竊布帛者縱之使去于是咸稱君為長者所論著有詩纂學庸標説雜録漫稿若干卷州部使者廉君卓行將疏上褒論薦之君意不屑也至正四年

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家年五十有三配顔氏子男二人曰約有文學曰璧先卒女二人長適某次先卒秦氏自統制府君而降皆能世其學君雖晦弗售然以孝友為鄉先生亦可無憾矣余雖不及識君辱與其子約游約泣謂余曰先君子之墓未有表莫子為宜遂為書之以告其後人云

夷白齋稿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夷白齋稿卷三十四

元　陳基　撰

傳

湯婆傳

湯婆者臨賀人也其先姓錫氏世傳當殷時嘗媵有莘氏與伊尹鼎俎同事湯因更以湯為氏周成王時太公立九府圜法其族有配金父為長男為適婦者嘗得異

術于上清童子夫婦俱衣五銖服以通于神明最為世所貴後漢有錫光者蓋其苗裔也子孫生産桂陽山谷間往往出而効用于世日煅月煉大小方員惟人意所欲以故皆羆用之襲婆之業者不問貴賤至今猶姓湯或曰上世以湯泉郡為其湯沐邑故以地為氏然不可考婆銀色而鉛質皤腹縮項體肥白如瓠性淡泊不嗜黍稷五味祁寒好飲熱水飲畢即屏氣默默擁被就床褥鰥寡老人見其温燠寡言幸喜親近之最喜煦嫗人

足足抵之盎然如春故又號之曰脚婆云旦日開喙倒腹傾所有為傾瀉洞見肺肝無隱不喜近年少人雅有度量絶口不言人過歲且夏竹夫人擅寵輒虛心退避廢處閒室無幾微不快意或有扣之者婆曰吾誓與人共歲寒彼以凉德側媚一時縱得幸如晩節何卒不與之較其不忮有容類如此

贊曰湯氏之先見於殷周之際尚矣婆禀中和之氣潔已事人能視時為進退世態炎凉不少動其心殆所謂厚施不食其報者

非耶其視鴟夷徒因區區酒德見稱于揚子雲氏有間矣

周處士傳

周處士名允成字允升吳人也元貞初從其父游武林寓公毛宣慰素軒見而器重之延為其子師嘗讀法家書慨然有用世志以夙病足不良于行遂浮湛里閈晚復好佛老氏之言日與鄉社耆老游人因以靜樂處士稱之吳中子弟以律學受指示者皆傳以古義其或舞智為深文視利乾沒不顧是非陷人于不測者則必痛

絶之雅重然諾為人謀必忠最喜揚人之善不善亦不肯苟容鄉人有為不韙者必相戒曰慎勿使周處士知也諸有爭訟曲直就處士質之必極陳利害以諭之往往有感悟者故其居雖湫隘户外之履恒滿焉處士蚤孤家素貧常所往來者有所餽遺必視其義而後受獨喜濟人之急顧己力不逮則以勸鄉之好義者然未有一毫私己事干人人用是益多之咸相謂曰周處士家無儋石之儲而有高世之行奉母氏八十餘而終無間

言孝也事寡嫂三十餘年送兄姊妹若干喪義也撫兄子如己子慈也今年愈高家愈貧身後之事獨不在吾黨乎乃爭出錢買地長洲預營壽藏處士聞之顧謂子婿曰諸君子以吾為贅世翁耶生且不知吾之有我死又遑念其他然業已辱諸君子高義乃以勝日持酒共飲盡懽嘯歌竟日人又咸服其達云

賛曰太史公云法家嚴而少恩周處士法家者流顧謫然有長者風固有墨名而儒行者其處士之謂哉

史孝子傳

史孝子者名懋祖字時可鄞人也宋丞相忠定越王諱缺　七世祖朝請郎知賀州諱齊卿之曾孫修職郎紹興府新昌縣主簿諱賀之孫主簿生五子而懋祖則其次子公麟之子也公麟娶越餘姚趙氏久無子因禱焉已而有娠生懋祖甫三歲而母卒未幾父亦卒庶祖母莫氏與兩叔公壽公秀及懋祖二妹獨存初主簿有田八十畝為錢塘浮屠所侵主簿與公麟相繼訴官不能

復家用益落至莫氏復擕公燾公秀與懋祖二妹訴浙江行中書益窘不能歸乃棄懋祖及二妹于人懋祖再轉為時貴家奴方髫稚即能知其家世而痛其孤窮少長服勤所事惟謹往來朔漠備嘗勞苦時貴亦用是善視之每思其親輒嗚咽泣下至夜率淚漬其枕如是者十有七年時貴以罪斥懋祖因得放還江南莫氏洎公燾公秀尚無恙家徒四壁勢不能存懋祖盡鬻衣裝竭力奉養父骨寄僧舍幾四十年至是始買地營塋泣血

如初喪莫氏俄傷足病卧牀褥晝夜呻吟懋祖扶侍療治得愈尋又仆于火體燬潰殆半復侍療半載始瘥莫氏因歔欷感嘆泣曰吾愧弗能撫若幼時庸詎知垂老顧得若力乎懋祖聞之孝敬彌篤懋祖竊念賴祖父之靈復見鄉里親戚而所恃以奉蒸嘗者惟田耳田不復則祖父之志未伸也乃奮力與浮屠爭于官史族素畏憚浮屠之勢無敢助懋祖者幸總管范公察其實悉斷還之懋祖得田即以頒諸叔弟其有失身為人奴者俱

贖歸之擇良家子女配之公壽公秀莫氏卒俱身任其
責喪葬各盡禮闔門雍睦子亦克肖云
贊曰至元年間金華人俞器之年十六被兵擄至北方公卿大
夫憐其儒家子及長用薦者得官越十有九年歸爲諸暨州
判官至家則親戚無存者内翰黄公爲布衣時實爲之
傳史樾祖以忠定越王之裔煢煢孤穉轉爲人奴其困
窮隱忍有甚于器之其歸雖未能得官然得事其庶祖
母洎二叔買地瘞父以孝稱嗟乎陵谷變遷世家子孫

困踣流落何限其能生還故里恢復先業如懋祖蓋求十一于千百也君子曰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吾于史懋祖益信

沈母傳

沈母姓徐氏名淑清字貞子世為湖洲武康下渚里人至元間父昌從城迎春里生貞子少長躬織紝組綉以事父母父母鍾愛之許納同郡烏程沈氏子文名為婿未幾母嬰疾貞子竊聞有言婚者即對父泣曰不幸母

病爲大人憂如不諱則罔極之痛也且婚姻不偹貞女不行彼世俗鄙陋苟然而合者尚忍爲之乎及母没號慟幾絶既免喪乃成婚踰年父遘疾貞子方産亟起視醫膳藥必先嘗而後進如是者月餘父竟不起哀慕殞絶日就羸哭不輟聲姑有疾割股肉食之得愈夫喪明朝夕竭力治療不克瘳乃自經理其家事夫教子内外無間言子明遠服母訓受業鄉先生所從游皆瓌偉之士過明遠必請拜其母貞子不計家産必欵待俾盡懽

明遠篤學蔚然以文學稱人謂沈氏有子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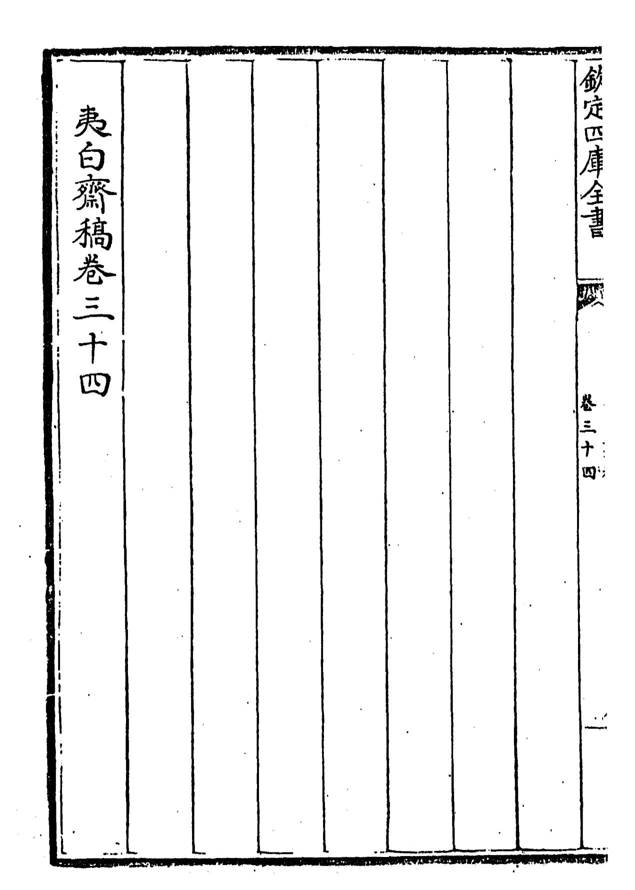
論曰昔晉汝南李氏從兄父請事貴族為門户計其後以子周顗等貴克成其志今貞子于母病之際毅然自持者徒以禮耳非欲為門户計也然卒教其子以儒為業庸知與沈氏者非貞子乎

樂閒處士傳

樂閒處士吳人也姓陸氏盖唐甫里先生之後恂恂寡言平生不見喜怒少年時與其兄俱習法家書見其言

慘刻少仁因太息曰士不富貴則安貧賤可也何乃從事刀筆吏乎且深文巧詆以陷人于不測吾不忍為也遂去與兄居委巷絶口不譚爵禄以樂閒自稱厭入市廛謂妻子曰吾家有耒耜上世所以貽子孫者畚鍤蓧刺固吾事也吾將躬耕笠澤往來江湖做散人故事吾之志畢矣即束書載家具竟往不反間著鹿皮冠衣褐衣從畸人逸士扁舟夷猶翛然有世外風或謂處士曰天職覆地職載日月職晝夜人居兩間朝作夕息幼學

壯行斯職也彼以名器不可多取則假道于仁托宿于義以游于逍遥之墟食于苟簡之田斯不有其職者也仁義固先王之蘧廬乎處士以間為樂其逍遥之徒耶抑苟簡之流耶處士曰吾朝作夕休無異衆人吾學不敢後吾仕則有命焉吾仰則天之覆俯則地之載晝夜則日月之明仁則願居之義則願由之吾所不茍取者名器而已爾閒者吾之所有吾安其有而樂之其職也逍遥苟簡非吾所敢知夷白子聞之曰隱者也



夷白齋稿卷三十四

夷白齋稿卷三十五

元　陳基　撰

祭文

祭故平章榮禄張公文

嗚呼謂天無為而生公耶則公之器量超乎等夷謂天有為而生公耶則公之事業不宜僅止于斯夫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而明足以燭事理之微奇謀足以坐制千

里之敵而英畧足以立決兩陣之機謙讓足以延攬四方之俊而威武足以雄驅百勝之師恩信足以得三軍之死力而仁義足以極萬姓之顛危而天不憖遺痛罹此極使千尋之木弗能扶大廈之傾萬斛之舟弗克濟蒼生之溺此天道之所以不可必而君子之所以長吁而太息鸞鳳豈不祥于梟獍麒麟豈不仁于虎狼蛟龍豈不神于螻蟻莨莠豈足侔于稻粱令妖鳥得以賊祥禽醜蠆得以辱仁類蠕動得以凌介族之長惡草得以為佳

禾之害豈天未厭亂而仁者不必壽耶抑民之無祿而淪胥以死者不必救耶何公之不幸一至于此而蒼蒼彼天竟孰尸其咎耶然公能以貴下賤而不肯屈身以從賊能以仁伐不仁而不能臨難而辱國能厲聲罵賊而不能與之俱生能視死如歸而不能食不義之食蓋公之生也民有父母君有股肱公之死也豪杰失倚賴君子失依憑獨忠肝義膽通神明而貫金石英聲烈烈掀宇宙而震雷霆上可以爭光于日月下可以垂休于

汗青此所謂没而不朽者在公可以無憾矣然復讐之義不舉則終天之恨不平四郊之寇壘不除則九泉之目不瞑某等之所以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者以首見拔于麾下繼辱薦于朝廷義雖均于僚佐恩難忘于死身既不能漆身吞炭報知于國士又不能奮椎操匕効死于賊庭惟鞠躬盡瘁恪勤于王事夙興夜寐勉强以力行臨風一奠上以為軍國慟而下以哭吾輩之情

祭沃呼鹿使文

嗚呼哀哉公止斯耶豈天惡正直神好詭隨耶讜言無避者恒不利于世而秉心忠亮者不必期頤耶將蒼蒼不足問而吉凶禍福初莫知其所尸耶公之剛腸嫉惡得于天者獨厚及以言得罪戾于人者又何其顛且危耶如使正色以立朝明目而張膽則英風偉節夫豈補其缺而拾其遺耶及權倖悞國是非乃明而天不假年果孰嗇其施耶豈謇謇匪躬者道不昌皎皎不汚者數必奇耶凡有識之士莫不聞風而扼腕况某也辱知于

公又特殊于等夷耶托交二十餘年契濶三千餘里始終疏逖如一朝夕豈非生同年學同業而道同師耶持節南來庶幾相見以慰饑渴又豈非以一葦可杭在浙水之東西耶豈期一疾不起遽罹此痛而終天永訣孰謂魂氣無所不之耶夫忠義足以正風紀氣節足以厲廉隅此所謂没而不朽者將百世以為期耶顧親老子幼而琴亡人逝質之天道則仁者有後固不可得而欺耶某也義當匍匐撫棺就次以哭知己之私念竊忝王

官駿奔戎旅所不能自致者死者豈必無知耶銜哀致
誠徃申一奠天乎痛哉孰使涕泣之漣洏耶尚饗原闕

徐君孟達壙銘

吳人徐君孟達諱元震世居常熟之虞山考諱敬益陽知州妣虞氏封東海郡君初益陽府君之官于朝也君以俊乂游成均為博士弟子員精敏瑋琦㝡為府君所鍾愛故徽州路儒學教授甫里陸公德元時客京師見而奇之元統初府君出知明之昌國州需次里中君以佳子弟周旋府君左右進止不凡教授見而喜曰此子真

千里駒也吾屬意久矣遂納以為婿陸氏家素淳儉教授公尤慎重務以詩書承家君既入贅事教授公如事府君克意承順委曲備至且以時節省府君於昌國尋丁郡君之憂哀毀盡禮居久之教授公捐館君獨以身任遺孤之責保抱扶持俾娶且有子而陸氏之業因賴以弗墜人謂教授公有後君之力也及府君以疾終益陽扶柩歸塟常熟之先隴親朋送者雲集凡塟祭百需視禮所得為哀禮兼盡君俶儻有卓識雅重然諾樂應

人之急遇事立決機警絕人而以仁厚將之雖委身閭
里不屑仕進而英風駿望卓然于縉紳公卿間與人交
不以疏數為厚薄臨財不苟惟義之所在方營別業于
松江笠澤之上聚書教子歲時伏臘辛麄有餘將與所
知優游以卒歲不幸一疾不起以至正十五年七月七
日卒于家得年四十有七妻名仲端有婦德子男二人
長曰緬果毅好學次曰勗幼而克肖女一人適同郡曹
元越七日丁酉緬勗奉柩葬于吳縣靈岩鄉陳灣東橫

山之原嗚呼君托人之孤周人之急刻身砥行始終無怍而天不假年壽不稱德此君子所以哭之慟也臨海陳其辱知君特厚義當銘其壙銘曰維孟達父世吳人有才弗施善其身托人遺孤力千鈞之死無怍勒貞珉有孔勿替在後昆